



魏明是高一飞的朋友。

这天，高一飞上街买菜，偶遇魏明的母亲。魏明的母亲满脸愁容，她告诉高一飞，说魏明他们夫妻这几天闹矛盾闹得非常厉害，看样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离婚。一飞你是魏明最好的朋友，你去劝劝他们好吗？

高一飞听了心里觉得非常沉重。魏明的母亲说得没错，他是魏明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他不劝，还有谁去劝？于是，他答应魏明的母亲，说他肯定去调解。

临别时，魏明的母亲又叮嘱高一飞，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，要是魏明晓得了，他会骂我的。

高一飞知道，魏明和自己一样，也是个面子上的男人。其实，他早就耳闻魏明夫妻闹矛盾。可这种他们夫妻间的事，咋去劝说？不是有句古话，叫作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吗？

可现在高一飞当着魏明母亲的面已答应去劝说了，要是不去，以后还有脸再见魏明母亲？其实，这还不算问题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，自己这几天也和老婆盈盈闹得不可开交。心想自己都这样子，还要装腔作势去劝说别人那样，实在有点滑稽可笑。

高一飞年轻时的心仪初恋对象其实不是盈盈，而是一个叫兰儿的女孩。盈盈是半路里杀出来的“程咬金”，一上来就在高一飞与兰儿之间横插一杠。这样高一飞与兰儿最终“北风那个吹了”，鬼使神差般地就跟盈盈结了婚。

本来，与盈盈结婚也没啥不好。盈盈是个医生，在某医院上班，一年的薪水比他多一倍。高一飞是单位的销售员，经常要出差，家中里外多亏了盈盈才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高一飞有时想，如果没有盈盈的打理，这家还真不像个家呢！

可盈盈千好万好就一点不好，即脾气不好。一发起来可是啥话都敢骂出来，且没完没了不分场合。往往高一飞让她小点声，她偏偏大声点，有时气得高一飞直抚胸部，差点晕过去。每每想到盈盈对自己的那些恶言恶语，高一飞便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心想自己再怎么也算是个挺诗情画意的男人，咋阴差阳错就摊上了这么个脾气暴躁的粗鲁女人呢？当初要是选择了兰儿，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。

他曾有几次想和盈盈离了，但几次想到了盈盈的那些好处后，就几次都没离成。

高一飞刚和盈盈结婚时，亲朋好友都说他找了个好老婆，尤其是他的父母，更是在人前说自己的媳妇如何如何的好。可现在，要是父母晓得儿子经常被媳妇恶言恶语，不背过气去才怪！

但高一飞从没把自己与老婆之间的那点“战争”跟谁说过，他想这种事情说出去了太没面子了。因此，他对谁也没说，包括父母，还有最要好的朋友魏明。

高一飞去魏明家之前，先发给魏明一个短信，说要去他家白相。高一飞之所以要去之前发短信，其一怕魏明不在家，其二免得自己去他家时正碰上他们夫妻吵架，从而进退两难尴尬万分。很快，魏明回了短信，说我在家的，你来吧。

在去魏明家的路上，高一飞想见了魏明，咋个开口？总不好开门见山说你们夫妻吵架我是来调解的吧？

魏明家在锦绣家园的小高层，上他家得乘电梯。高一飞在乘电梯的当儿，已想好了见了魏明该如何开口调解了。

来到九楼，高一飞按响了门铃。出来开门的是魏明，他的老婆筱筱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连续剧《潜伏》。

高一飞一进去，筱筱忙站起身来说，哟，是一飞，好久不来我家白相了。

高一飞回说是呀是呀，杂事缠身，几次想来几次都来不了。

魏明笑着对他老婆说，你快去切个西瓜，给一飞尝尝，凉爽一下。筱筱就去切西瓜了。

西瓜一端上来，那颜色很红很诱人。高一飞咬了一口，说这瓜好甜，说着，他又咬了一大口，连说真甜真甜！

魏明说这西瓜是筱筱她单位分的。

于是，三人边吃西瓜边看《潜伏》，都说里面的那个站长那个李涯及那个陆桥山等反派角色演得神了，没半点儿做作。

看了一会，高一飞这才记起自己要来的“使命”，但他看了看边吃西瓜边说笑着的魏明夫妻，咋瞧也瞧不出他俩吵架的模样来，至于魏明母亲说是吵得要离婚，现在瞧来，那更是没影没边的事！或许他俩吵过后又和好了？

高一飞想想自己和老婆盈盈不也是这样——吵了又和，和了又吵！如此，他在电梯里已想好的那些要劝说的话此刻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。再说，自己这几天不也正和老婆盈盈“冷战”，此刻还有啥资格再去对别人“说三道四”？

筱筱见高一飞像有心事，便笑着问一飞，盈盈咋不和你一起来？是不是你俩吵架了？

高一飞不自然地笑笑，刚想辩解，只听筱筱又说，其实夫妻闹矛盾又不要紧，只要你们男人宽容大度，说些软话，咱女人再怎么硬的心肠也会软的。夫妻吵架不是说“早上吵，晚上和”吗？

高一飞听后，神情显得越发不自然起来，心想，自己来劝解他们的，怎么一转眼反倒让他们劝解了自己。正这么想着时，他手机响了，一看是老婆盈盈打来的，心想她能有啥事找我，不是口口声声说再不理我了吗？但他还是掏出手机接听，预备着老婆的大嗓门。

可他没想到，这一次，盈盈在电话里的声音细声细语又温柔备至。她问一飞，说今晚我爸妈让我俩去吃晚饭，你去不。

高一飞忙答应说去。

从魏明家告辞出来，高一飞想，看来，只要彼此还有那么点爱，这日子还都是这么过下去。

幸运

需要增加人手，这是人事部的事情，作为一个大公司的老板，他从不过问这样的细枝末节。那天，他从人事部路过，看见一个眉宇间流露着忧虑的年轻人正在那儿徘徊着。经验告诉他，那个年轻人应该是来应聘的。人事部办公室的门正关着，面试正在进行，那年轻人暂时得等。

“喂，过来。”他冲年轻人招手。

“干吗？”年轻人不解地看了看他。

“你不是来面试的吗？”

年轻人点点头。

这时，从人事部里走出一个女孩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，在年轻人的耳边低语了几句，年轻人于是朝他走过去了。

分宾主坐下后，他开始了问话。自然都是应聘什么职位，什么时候毕业的，有什么专长，等等。

“老实说，我今天来根本就不抱任何希望。”可能是抱希望，年轻人显得相当从容。

“是吗？那你还来干什么？”

“算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吧。因为我经历过太多这样的面试，程序和内容可以说惊人相似。我才毕业，哪有什么工作经历？我连试用的机会都没有争取到就有什么专长，我说了你会信吗？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与职业要求简直就是两回事。”说到这里，年轻人停顿了一下，“没我什么事了吧？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”

“等等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打算？”他摇了摇头，算是对他作了回答。

“假如你是人事主管，你怎样对待应聘者？”

“这个？最起码我不会一味强调工作经历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对于企业那是不是一种损失，那还得培训新人呀？”

年轻人听到这笑了：“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是这样想的，急功近利！对，用有经验的人省事，招来了就能上岗。但如果都这样想，谁该充当培训新人的冤大头呢？再者，有经验的如果不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，又怎么会频繁地跳槽呢？”

他笑了笑说：“你说的这些还不足以说服我。”

“您误会了，我可不是来充当说客的。”

“是呀，我怎么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呢？”他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“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不知你能否说服我。”

“这个嘛，如果您固执己见，我真的拿你没办法。再说，能不能说服你，对于我并不重要。”

“那你认为什么对你来说才是重要的？”

“您这么有见识，大概不需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？”

“小伙子，要我说，你今天真的很幸运……你懂我的意思吧？”

“幸运？我不要，我需要用实力来竞争。”

“这回，你误会了。我说的幸运是我们公司正缺少一位谈判代表，而你，恰恰是这方面合适的人选。”



■投稿邮箱：
ljz@cnnb.com.cn
■插图：严勇杰

劝解

□方启



余秋雨：记忆文学

74

我又问：“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呢？”

他们说：“现在中国法学界有些人把比较成功的文化人都叫做‘公众人物’，说他们不够成熟，法院要锤炼锤炼他们。”

我无言。但最后还是嘟哝了一句：“难道是中国法律成熟？在上代‘公众人物’巴金、老舍、严凤英全都陷于大难的时候，它在哪里？”

当然，这些法官也会让上一代的“公众人物”接受锤炼。可惜“公众人物”不争气，大半给锤炼死了。

住在深圳也成了问题。

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想法了，尽管我心里还在争辩。

这天，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，她的神色十分忧郁。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，等着她自己说出来。

每次都是这样，她怕我难过，犹豫地看着我，最后还是说了。她发现，她的爸爸、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，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，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。她假装没看见，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。几天前她终于

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，是一沓诽谤我的报纸。

她想安慰他们，但说了几天都没用。老人家还是老观念，在他们心目中：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“政府喉舌”、“中央文件”，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，其实就是“打倒”。

女儿被驱逐，女婿被打倒，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。岳父浑身无力，岳母通宵失眠。

岳父、岳母的紧张，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、妈妈。爸爸的血压、心脏、眼睛都不好，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，万一……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。

先问弟弟。弟弟说，妈妈不看报，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，也不看了。

我问：“爸爸、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？”

弟弟说：“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，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《文化苦旅》，就与医生说了几句，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汇集了一批‘粉丝’。爸爸为了看病方便，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，可能会讲到你的一些事情。”

“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，大概不会吧？”弟弟没有把握。

我关照弟弟：“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。”

弟弟说：“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，禁止他碰报纸。”

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、妈妈。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，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，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

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。都没有，我就放心了。

这次回上海，发现这座老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深圳。与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，是很多“超市”的涌现。我陪着爸爸、妈妈去了一次徐家汇的东方商厦，把两位老人家吓着了。他们辛劳一辈子，节俭缩食，从来没有想象过人间居然有那么多光鲜的物品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。但对这种自由，他们一时消受不了。走在里边，他们觉得自己又土又老，怕走错路，说错话，直到出了大门，才舒了一口气。

我陪着他们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。大门对面，隔一个热闹的路口，就是那家老式的第六百货商店。这种百货商店是爸爸、妈妈熟悉的，但我不想陪他们过去，怕他们看到奄奄一息的景象而难过。几年前这家百货商店要从国营“改制”为股份制时，我曾遇到过里边的一位年轻经理。他说：“我们这种国营企业，一无车间，二无品牌，三无技术，四无资金，绝大多数顾客都到大大小小的‘超市’里去了，改制后很可能倒闭，老职工的情绪一片灰暗。”

“老职工？”我突然问，“你们的退休职工中，有没有一位很像观音菩萨的老阿姨？”

“她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经理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，“只知道她三十多年前站过棉衣柜台。”

“老式百货店分工不明确，这么多年了，人员变化很大，没有名字很难找，我问问吧。”他说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